

·王雲五主編·

人人文庫

一三四
一三五



中國詩學大綱

楊鴻烈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楊鴻烈著

中國詩學大綱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復刊 人文庫序

人文庫自民國五十五年始刊，迄六十二年終刊成者計達一千五百餘種。中分單號雙號及特號三種。單號每冊八元，雙號十二元，特號二十元。其種數之多，定價之廉，冠於全國。及六十二年秋後，紙張價格奇漲，且不易得，其他工料莫不稱是。人文庫原以廉價爲主，隨成本而增價，殊違本旨，不得已於六十三年元月始暫停新書之印行，即原已出版各書亦以售罄爲止，暫不重版。今歲三四月以來紙價工價雖平均較前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然已漸趨穩定，籌謀再四，決從五月起，仍予復刊，每月新刊暫定爲十種，其原出各書，銷數較廣者，仍予重版，以應讀者需求。書價姑定爲單號每冊十二元，雙號十八元，特號三十元，所增雖僅百分之五十，而以視工料之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者，仍稍虧損在所不惜。

復刊以後，選材益加審慎，範圍亦日廣，除與英國之人文庫比擬，且後來居上。關於新知識之介紹仍略仿英國家庭大學叢書。又復刊新書之編著悉與原刊聯

1-WT/26/C7

二
，設印刷工料不再增長，則由原刊之千五百餘種，不難與時並進，遞增至數千種，乃至萬種，使青年學子得以廉價盡讀有用之書，此則所殷望也。

又除單號雙號每種仍維持一冊外，特號因多載名著，爲存其真，必要時得分訂爲二冊以上，如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卽其一例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一日王雲五識

自序

我這本書是把中國各時代所有論詩的文章，用嚴密的科學方法歸納排比起來，並援引歐美詩學家研究所得的一般詩學原理來解決中國詩裏的許多困難問題，如詩的起源的時代，分類和功用等項。在第一章裏開首就討論詩有無原理，這是自來詩學家所不曾注意過的，我卻因此要使一般詩學原理的研究得有理論上和事實上的穩固根據。我並且舉出中國有詩學原理的許多證據使讀者可以就把這一章勉強的當做一部中國詩學思想發達小史看待。第二章裏我搜集中國舊裏所有的詩的定義差不多有四十餘條，也是前此研究中國詩的人所不曾發現過的，我又用邏輯學裏定義的法則逐一的加以批評，總括出他們的四大缺點，然後自己大膽的替詩下一個比較完全正確的定義。第三章裏，我判定中國最古寫成文字而又最可信的詩是詩經三百篇，掃空前此時代的偽作和一般舊學者的臆說，並把許多有價值的詩的心理的起源的說法儘量引用，加以說

明。第四章論詩的分類，煞費心血！既把中國各時代詩學家的分類法逐一批評，又引用歐美許多的詩的分類原理，斟酌情形來分中國詩爲「客觀的詩」和「主觀的詩」二大類，雖覺得還不甚十分恰當，但覺得尙能以簡馭繁，包羅而無餘剩。文裏對於某類詩所發生的流弊，也都痛下攻擊，使今後作詩的人，不再因襲，去蹈他們的覆轍。第五章在開發詩的實質的要素方面，除「想像」「思想」諸項而外，在「感情」裏最推重的是「男女之愛情」，我從根本上來澄清一般人以錯誤的道德觀念妨礙文藝的創造——尤其是作詩。在陳說詩的形式要素方面，也以自然的音韻節奏爲一切詩所不可無，但對於技巧的格律就全然加以排斥，並引用中國各時代詩學家對此相同的意見。第六章論詩的作法，總括各家的說法成爲三大派：——性情說，學問說，性情學問相輔說，我引爲比較穩健沒有流弊的說法，便是性情與學問相輔，並以做新詩的方法根本就是一切詩的方法。第七章論詩的本來只有心理的功能，痛斥中國一般詩學家倫理的功能的說法，和少數不懂文藝真價的謬說。第八章論中國詩是進化，而以退化說雖不合歷史的真象，但於人的心智的演進情形，有部分的可靠。第九章說明我這書的目的是在擁護詩的生命，並對於時下一般新詩人有些要貢獻的

意見。總之，我這本書於研究中國詩的人有無大的益處，雖不敢斷定，但最小限度，總可使讀者於中國各時代詩學家的主張有系統的和明澈的了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本書雖是橫的——原理的研究而徵引例證，卻是隱隱的按着時代的先後排比起來，這樣，有些地方便不厭其過繁，在別一方面看來，又差不多是縱的——詩的原理的歷史的研究了。我希望讀者在除我所已經引用的而外，更能發現別的論詩的文章，隨時照着這個間架增補上去，慢慢的成爲一本最完備的中國詩學大綱，那麼對於後來研究中國詩的人，真是功德無量。

我寫這書的動機，本是想編一本文學概論——我最反對「科學的研究可以幫助文藝的創作」，「科學可以調和文學」的說法——但我只寫起十多篇的通論，到了分論，戲劇只寫成兩篇，小說只有一篇論定義的文章，詩歌雖比較的多，寫了三本，而範圍還嫌過於廣大，中國，日本，印度，歐美的古今詩章都曾論及，終覺得渺茫。最後只有努力縮小範圍，專門研究中國的詩，寫了三四個月，纔成這一本書。我以前最崇信摩爾頓 (Richard Green Moulton) 在文學的近代研究所說的：普遍的研究——不分國界，種族，歸納的研究，進化的研究，但這種奢念，只得希望將來了。我以爲中

國已有關於戲劇的材料，已有王國維先生理出個頭系，小說也有周樹人和其他諸先生整理爬揚過；只有詩歌現卻落在我的手裏，成就怎麼樣，就要靠讀者的評判，我自己是絲毫沒有把握的。

我在這書初稿剛寫成之後，陡患大病，幾乎死去，這書也差不多成爲一本遺著。現時健康雖是復原，但纏綿兩年的失眠症和無希望全好的耳炎，都是我的工作的大敵。總之，我這書是從艱難煩困無聊的校課和疾病中掙扎出來的產品，在我的生活的一段裏是很值得紀念的。

一九二四，四，二十記於北京。

目錄

第一章	通論	一
第二章	中國詩的定義	二九
第三章	中國詩的起源	四四
第四章	中國詩的分類	六一
第五章	中國詩的組合的原素	一二〇
第六章	中國詩的作法	一六五
第七章	中國詩的功能	一八四
第八章	中國詩的演進	二一一
第九章	結論——著者對於新詩人的罪言	二二〇

中國詩學大綱

第一章 通論

(一) 本書的定名和詩有無原理的討論

中國詩學是研究中國詩的原理——胡適之先生否認詩有原理的談話——著者的見解——詩的原理不限於批評一方面——原理的意義——原理構成的程序——構成詩的原理的程序——因為人類心理對於知識都有統一綜合的要求——故詩的原理有成立的可能——詩的原理在引導人研究詩和詩有弊病時的極大效用——胡適之先生自身的一個例

(二) 中國詩學發達的大概情形

中國古代詩學的大概——近代詩學的大概——近代詩學的大概——任昉鍾嶸劉勰的著述——沈約的格律學

中國詩學大綱

二

說的興起——唐代詩學的大概——釋皎然司空圖吳兢張爲孟棗齊己的專書——白居易元稹韓愈孔穎達等的論說——宋代詩學的大概——姜夔的白石道人詩說——嚴羽的滄浪詩話——許廣的彥周詩話——阮閱的詩話總龜——這四書的內容和批評——次等論詩的作家——劉克莊張戒張表臣強幼安范曄文吳可葉少蘊等——著眼點在道德教訓的兩部論詩的書——葛立方的韻語陽秋——黃徹的碧溪詩話——歐陽修詩學的見解的優點和缺點——蘇洵蘇軾蘇轍黃山谷朱熹呂祖謙鄭樵等的詩學論文——金代詩學的大概——王若虛的滹南詩話——元代詩學的大概——楊載范德機的有條理的三部著作——陳師曾吳師道蔣正子章居安的專書的批評——嚴幾元楊維禎等的論文——明代詩學的大概——徐禎祿談藝錄的價值——次等論詩的作家——謝榛王世貞李東陽等——宋海方孝孺唐順之歸敬胡翰袁宏道等的論文——清代詩學的大概——第一流作家葉燮所著的原詩和袁枚散見於文集裏的詩序「信札」的內容——次等的作家——李沂李重華徐增王夫之等——雜論詩的形式和沿革的作家——吳喬綏木庵趙執信王漁洋潘定遠等——必須參考的重要的詩學論文——錢謙益黃宗羲朱彝尊章學誠錢大昕陳祖范劉闢魏源阮元章炳麟等——民國時代的詩學的大概——謝元暉黃節劉誠盤胡慎等人的著述和批評——重要的詩學論文——胡適之先生周作人先生等

中國詩學就是研究中國詩的原理，在說明中國詩的原理之先，有兩個必須解答的問題：第一，詩有不有原理？第二，中國有不有詩學原理？

詩有不有原理？這個問題是很值得注意的。記得前不多時胡適之先生和我談話，就說：「在外國學校裏研究文學的，並沒有『文學概論』這一種科目，因為那些所謂文學的原理，不過是些批評家弄出來的把戲，而批評家都是做不出好的東西來，要是聽了他們的話去賞鑑文家作品，就是上大當！尤其是詩，我想怎樣可以使牠原理化（theorize）？」我覺得適之先生的話，在某種情形之下，是確鑿不移的；劉勰在文心雕龍知音篇就說過：「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醞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已則嗟嘆，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墻也。」不過詩的原理的內容，卻不只是定下一個標準來衡量詩的長短好壞的批評，一方面除此而外，我們很可以用客觀的科學方法，來分析一般詩的組合的成分，因其成分性質的不同，即可以區別牠的種類，更可以追究詩在人的心理上的要求，和歷史上的起源的時代，然後詩在我們情志方面的影響和功效如何，我們藉此就

可以判斷詩的真實的價值把這些種種步驟，「按步就班」的做完了，那麼詩的特性就可彰著顯明的表示出來，真的詩和假的詩就可以此爲一塊「試金石」，結果恐怕不只不能爲有志入「詩國」觀光的人的害，還要成爲萬不可少的一位引路天使呢！我平生最佩服亞丹姆士（John Adams）極有價值的幾句話說：「原理畢竟不過是實習的合理的方面。」（*Theory after all is only the rational aspect of practice*）「原理對於實習的關係，一如科學對於物質的許多現象的關係，並且在同樣的方法上領導到優勝利益的地步。」（*It is related to practice as science is to material events; and leads to mastery in the same way*）他解釋這樣的緣故，就是因爲「原理是從實習裏得來的經驗下手加以批評的分析考驗，然後跟着去審定那許多的過程和提示些改良的方案。」（*Theory is to begin with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experience gained in practice. But, then it goes on to evaluate processes and suggest improvements*）（見所著教育原理的演進“*The Evolution of Educational Theory*”第一章）這樣拿我前面所說構成詩的原理的程序的話來對看，就可以承認詩是有原理的。還有一層，我們之所以要使詩有

「原理」的緣故，便是因為我們人類都有不分裂的知識和經驗為滿足的心理，對於事事物物必定要想綜合牠，統一牠，使牠成為一個獨立的體系或組織，然後心理裏方覺得舒服。並且有了詩的原理就可在一個人做詩有毛病的時候，根據着原理從根本上探究以謀改良的方法。這麼一來，更可表見「詩學原理」的最大需要最有價值的地方了。宋代徐林在葛立方的韻語陽秋的序文上有幾句話說得很好：

「詩三百篇，上而公卿大夫，歌於朝廷，薦於郊廟；下而小夫賤隸，詠於閭閻，播於田野，莫不傳焉；達者以理，昧者以情，皆成於自然者也。文從字順，宜乎無得而議矣；至其不可通，則猶當以意逆志，理與情者，志所寓也；苟通矣，辭為可略。詩亡之後，作者蓋寡，將其辭而求其志之所在，義之當否，則思之何可以不熟，講之何可以不詳，而責之何可以不恕哉！然去古益遠，學者之蔽甚多；且因物以索句，因句以命題，以至廣和之習盛，則又因韻以造語，因語以命題，言之支離，體之骯穢，情之抑鬱，理之乖悖，凡以此也。今欲求風雅之正，採本而遺末，讀常之之書，庶乎進於是哉。」

這樣「採本而遺末」「欲求風雅之正」的話，便是詩學原理的功能和目的。我們就舉個發

動於適之先生自身的詩體改革的實例來做證據。我們都知道清末中國的詩壇，那般陳三立鄭孝胥的本着黃庭堅梅堯臣加以變化自成宗派，風靡一時，不善學的人，就變本加厲，弄得艱澀不成句讀；同時有王闓運專做假古董的漢魏詩，樊增祥專做晚唐式的香豔詩，易順鼎專做滑稽詩，一時學的人很多，直弄到民國初年，此風還沒大改變，詩格至此，可說是卑極了。民國初年雖有柳棄疾等起來反對他們，但也祇提出空蕩蕩的目的，不能有一種具體進行的計畫，所以沒有多大成效；直到適之先生手裏纔有正常的詩學原理的根據——雖然適之先生不承認詩有原理——主張中國詩的變遷從三百篇到現在，詩的進化沒一回不是跟着詩體的進化來的，所以說：「新文學的語言是白話的，新文學的文體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來，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問題，算不得重要。卻不知道形式和內容有密切的關係，形式上的束縛，使精神不能自由發展，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若想有一種新內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鎖鐵鏈。因此中國近年的新詩運動，可算得是一種「詩體的大解放。」因為有了這一層詩體的解放，所以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複雜的感情，方纔能跑到詩裏去。五七言八句的律詩，決不能容豐富

的材料，二十八字絕句，決不能寫精密的觀察，長短一定的七言五言，決不能委婉達出高深的理想與複雜的感情，『這樣一來，提倡不到四五年，一切無謂的舊詩，都像摧枯拉朽的推翻了；這不能不說有詩學原理的根據了，因為適之先生的話不惟在中國的詩是這樣，凡一切詩都是這樣，這可見得詩學原理的重要了。

中國有不有詩學原理？我敢說中國千多年前就有詩學原理，不過成系統有價值的非常之少，只有一些很零碎散漫可供我們做詩學原理研究的材料；在歐洲就不是這樣的情形了，那所謂的『詩學原理』（Poetics）有的很早，並且很多，從亞里斯多德起不斷的直到現在，都是『作者如林』。在亞氏著的詩學裏，就討論到詩的起源，種類，韻節，摹倣的性質，和只以人的快樂為功用，不是用來垂訓，與及有關係的諸種藝術等項。後來到了中世紀時代，如鮑勞潭（Plotinus），朗吉納（Longinus），昆第里安（Quintilian），阿拉士（Horace）一般人都有他們的詩學原理，並和近代的作家有很大影響；文藝復興時代的丹第（Dante）他著的“De Vulgari Eloquio”第二本書裏就含有關於意大利詩的解說；近代英德法美這類的書更多得不可勝說，如英國就有阿

諾得 (Mathew Arnold) 布卻兒 (Butcher) 柯爾文 (Colvin) 一般人 美國就有蓋耶勒 (C. M. Gayley) 司克特 (F. N. Scott) 阿爾丹 (R. M. Alden) 一般人 法國有格魯 (Gerviez) 布格得 (Bouquet) 一般人 德國有哈德曼 (Hartmann) 海智爾 (Hegel) 一般人 別的不再枚舉了。在我們中國的上古雖就有些零碎散漫論詩的文字，如虞書裏就有「詩言志，歌詠言」，論語裏面也記載孔子不少的「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不學詩，無以言」，「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草木鳥獸之名，一類論詩的功能的話；禮記，樂記，和緯書類裏的春秋說題辭，詩含神霧等也都有詩的定義，那篇犯着漢人偽作嫌疑的子夏詩大序與真爲漢朝人如毛詩派鄭玄，齊詩派匡衡所作的文章，也都可看出他們說詩的起源，及詩的功能的見解來；此外如專門解釋詩經的一些等於「癡人說夢」的道學先生的著述，如毛公鄭玄一般毛詩派牽強附會的固值不得提起，就如漢書藝文志所舉韓詩派的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魯詩派的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齊詩派的齊後氏故二十卷，傳三十九卷，孫氏故二十七卷，傳二十八卷，雜記十八卷等；這些書如魯詩在西晉時代就失傳了，齊詩在魏代也就失傳了，韓詩雖傳到